

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

XINSHIQIZHENGMINGZUOPINCONGSHU

白得耀眼的 时 间

**BAIDE
YAOYANDE
SHIJIAN**

◎ 陈启文等 / 著

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XINSHIQIZHENGMIN



11

白得耀眼的 时 间

陈启文等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目
录

白得耀眼的时间	陈启文	3
迷失于尘世的心灵		
——读陈启文的小说《白得耀眼的时间》	苏 奎	49
真实性与集中性		
——读《白得耀眼的时间》	董 啸	52
手 术	盛可以	57
欲望时代的爱情病理分析报告		
——评盛可以的《手术》	毕光明	79
跟着米老鼠哈哈大笑	孙春平	85
令人心痛的幽默		
——读孙春平小说《跟着米老鼠哈哈大笑》	张艳梅	107
单薄的构思 暧昧的反讽		

——读《跟着米老鼠哈哈大笑》·····	张云峰	110
化 妆 ·····	魏 徽	115
短篇的震撼力		
——评《化妆》·····	施战军	137
杜一民的复辟阴谋 ·····	李 铁	141
在严酷的历史悖论面前		
——评《杜一民的复辟阴谋》·····	王 科	185
树树皆秋色 ·····	方 方	193
中年女性的心灵世界		
——评《树树皆秋色》·····	陈 冲	250
望 粮 山 ·····	陈应松	255
象征中的现实世界		
——评《望粮山》·····	李运持	319
迷蒙之季		
——献给我的同事夏侯春秋·····	李贯通	325
荒诞的寓言		
——评《迷蒙之季》·····	吴义勤	380



陈启文 男，1962 年生于湖南临湘。大学毕业。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文学创作。主要有长篇小说《季节深处》和中短篇小说《流逝人生》、《祖先的天堂》、《城市猫眼》、《颠覆》、《仿佛有风》、《民意》和《白得耀眼的时间》等。作品多次被《小说选刊》、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新华文摘》转载，并入选多种选本。曾获省以上各类文学奖 30 余项。

白得耀眼的时间

陈启文

—

风一动也不动地伏了一夜，到了早晨忽然又猛地刮起来。

叶伶芳在金鸢路和南湖大道的交叉路口下了中巴，被狂风推得一个趔趄，她慌忙抱住了路边的一棵树，又随着那棵涂了一层石灰的树干摇晃了几下，才慢慢站住。对面，就是市委高大的门楼，一大片人坐在那里。他们来得真早。他们好像在那里坐了整整一夜了。进门处，早已有门卫牵出一条绳子，拦着，临街的这一边则站着一排交警，无形中就把这一块地皮儿从城市中孤立出来了。这样的静坐叶伶芳也参加过一两次，每人屁股下垫一张报纸，什么事也不干，就等着市委书记的轿车奇迹般地开过来，然后一齐围上去，车牌号当然是早就打听仔细了的，绝对不会弄

错，也还真的拦住过，但里面坐的不是秘书就是办公室主任之类，有什么用呢？叶伶芳觉得实在没有什么意思，即使被几个亲密的同事拉着去了，坚持不了一会儿，就会想个办法像猫儿样悄悄溜掉。

此刻，她没有仔细看，不知道那些人是不是自己厂里的。她也不想被熟人认出来，把围巾往上拉了拉，连鼻子也遮住了，转身踏着一片片簌簌作响的落叶缓步走上了金鹗西路。风在这时是对着她吹的，前面，也有许多人像她一样把腰深深地向前弯着，走也走不动的样子。又不知是谁的帽子被风吹了起来，是老人戴的那种搭耳帽，帽耳在空中伸展开，像一只猫头鹰似的飞了很远，也不知最后落到哪里去了。很悬。一个人逆风而行时确实有一种很悬的感觉。叶伶芳很小心地、仿佛是试探一般地在走，很难找到放稳一只脚的重心。

劳务市场位子金鹗西路的尽头。过去不远，就是一座荒山，不太高，在漫山半枯半黄的野草丛中，夹杂着一小片一小片稀疏而阴沉的松树林，一些被风吹断了的树干，露出像骨头一样的惨白色。风在这里减弱了许多，被山，被这山上的草木遮挡了一大半。隐隐的，有一股血腥味飘过来，叶伶芳嗅到了。一个多月前，罗宝成就是在这里被处决的。从大清国起，这片山岭就一直是处决犯人的刑场。枪毙罗宝成那天，叶伶芳起得很早，抢占了一个有利的地形，把整个处决的场面看得一清二楚。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的也几乎全是叶伶芳厂里的人。人人都起了个大早，兴奋得等不到天亮，还有的半夜就跑来了。也并非想要看看昔日威风凛凛的厂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个熊样，更多的人是想用自己的眼睛，验证一下，这家伙是否真的被枪毙了。

罗宝成被押了过来，他还真是一条汉子，脖颈窝里插着标，直挺挺地站在敞篷卡车的车斗里，微笑着，一点也不像马上就要

死了的人，反而以一种凌驾一切的目光，把那些围观的人——扫视了一遍。叶伶芳站在那里，觉得自己被他看见了，竟然有一丝慌乱。她记起罗宝成早就说过的一句话：“你可以说我不是一个好人，但我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”

两个法警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身材魁梧的罗宝成架下车来，又让他跪下。他不跪，还那么从容地抬起脚尖踢开了那里的一颗石子。他知道自己会躺在这里，难道怕那颗石子会把自己的身体砸疼吗？这样的人除了钱，除了女人，难道还有信仰吗？年轻的法警显然被一个死刑犯的傲慢激怒了，狠狠地朝他的膝弯踢去，在轰击一般的连续踢踹下，罗宝成轰然一声跪下了，像山塌下来一般。一枪。枪声没有叶伶芳预料得那样响，但她还是吃了一惊。罗宝成往前一栽，两条腿像鸭子似的扑腾了很久，他终于管不住自己了，在临死的那一刻丑态百出。罗宝成笨重的尸体被拖走之后，人们像潮水一般涌向他最后躺下的一小片土地，只有很少几点血迹，但他扑腾之际用手抓出的两个小土洼却格外刺眼，浓浓地翻起一股在地下掩埋了多年的气味。

过不了多久这片荒山就会被推平了，已有几台推土机在山脚下推着。这条路也会打通，一直延伸到城市边缘的那个大湖。又会有许多新的高楼沿着新开辟的街道一栋挨着一栋地建起来。叶伶芳的心情似乎好了一些，在推开劳务市场两扇明亮的玻璃大门之前，她也确实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。她不能神色疲惫地没有一点儿信心地走进去。她看见了自己映在玻璃里的身影，一个说不上美丽但还有几分仪态的女人，脸很白，又被风吹出了一些红晕，来黄色的长呢风衣也不显得俗气，红色的围巾，很温馨又有一点凄艳的那种红。她笑了一下，看自己怎样笑才显得好看一些。又理顺被风吹乱了的几丝头发，把捂在衣服里的围巾两端放了出来。

轻轻地推开一条门缝，她闪了进去，轻快，而又显得飘逸。

在冬天，劳务市场是封闭式的，很大的一个厅，里面放着暖气。这也是全市的劳动者们最能感到温暖的一个地方了，尽管这种温暖里隐含着太多的苦涩、无奈和想要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急迫感，但每个人都在微笑。人很多，在冬日干燥的气候中两个挨得太近的人突然会放出火花，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静电，一不小心就会电得你一跳。这样也好，避免了那种拥挤不堪的场面，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也保持着一种庄重的优雅姿态，一个一个地走过那些招聘者的小桌，俯下身去，笑得不能再好，尽量把自己最美的最讨人喜欢的那一部分展示出来。

叶伶芳已走过几张桌子了。每个招聘者的态度都很好，他们都是这个时代里的成功人士，每看见一个失败者走过来，先把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，很仔细，仿佛想要看清你是怎样失败的，又在桌子上敲一下，敲得很轻，却让你马上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。然后，以一种恩典般的姿态问道：“你有什么特长吗？”

而对这样的询问叶伶芳感到呼吸困难。

“特长？我……”

招聘者微微颌首，意思是他已明白，这个人没有什么特长，这个人还够不上专业人才的标准。当然，他不会马上拒绝这个人，一般的情况下，他还会问第二句：

“那，你会干什么呢？你原来是干什么的呢？”

“结婚之前我在办公室工作。”

“写材料呢？还是微打字员？”

“打字。”叶伶芳诚实地回答。

“哦。”招聘者摇了摇头，表示他们不需要打字员，又有点好奇地问：“结婚之后呢？”

“还在办公室，管理档案。”

又是一声“哦”，拖得很长，那意思说你可以走了。这还是态度比较好的，有的人是不会问你第二句的。离开一张桌子，走向另一张桌子，刚才的经历又重新经历了一遍，同样是僵在脸上的微笑，同样的提问，同样是一声拉得很长的“哦”，而你却必须用整个身体点头，叶伶芳有点支持不住了，像一条在浑水中游了很久的鱼，想到外面去透一口气。

她走到大门外，靠着墙在冷风中吹了七八分钟，吹得清鼻涕流个不停，这才觉得心口没有那样堵得慌了，似乎有很多脏东西都流出去了。她转过身，还要进去试一试运气，却发现门口站着一个男人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正看着她。

“你？”叶伶芳马上认出了他，她有点激动，但很快就不动声色地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下来，说，“唐小川，没想到会在这里看见你啊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唐小川笑道，“我还以为自己认错了人呢。”

“我有那样大的变化吗？”

唐小川摇了摇头，也不知是什么意思，是在感叹世事沧桑，还是表示他现在看见的叶伶芳和以前那个叶伶芳并没有太大的变化。但是他走过来了，并且抬起一只手，伸向她的肩头。叶伶芳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。

“别那么紧张嘛！”唐小川只是在她肩头摘下了一片黄叶。“你没有注意吧，这片叶子一直粘在你的衣服上，你一进门我就看见了。”

“你一直在看着我？”叶伶芳忽然很委屈地一扭身子，把脸朝向另一边，心里也泛起了一种隐秘的羞耻感，眼圈红了。“你都看见了，我在出卖自己，却找不到一个买主……”

“你的脾气倒是一点也没变呀，叶伶芳，你还是那样骄傲。”

“骄傲？你说谁呢，说我吗？”

唐小川似乎不想跟她拍杠。他微微向她倾过身子，用一种很真诚的声调说：“也许我可以给你帮一点忙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叶伶芳打断了他的话，又捋了捋头发，“你好像弄错了时间和地点吧？唐小川！”

这是一种提醒，却未免有点儿残酷。

随后是一阵难堪的沉默，不觉间，唐小川已把手中的那一片黄叶捻得不见了。他没有看见叶伶芳是什么时候走的。他用手巾揩了揩那副模糊了的眼镜片，重新戴上。他需要有一种清醒的目光来面对这个分别了十年的女人。

但她一声不吭地走了。

他看见的那个背影，其实是另一个女人。

二

唐小川和叶伶芳，是在云梦路的一间钢琴酒吧认识的。那时，这座城市的娱乐场所还很少，仅有的几家，一般人都不敢涉足。大学刚刚毕业的唐小川，在一家报社里当编辑，一门心思考研究生。他的这种志向，以及孤僻的、甚至有点神经质的性格，都注定了他不会成为一个罗曼蒂克式的英雄。但他还是被拉了进来。把他拉进来的那个人，就是后来被枪毙的罗宝成。他俩是大学同学。只不过，唐小川是应届考取的，罗宝成复读了四届才考取，所以，罗宝成比他大几岁，读的都是中文系，毕业后一个进了报社，另一个进了工厂，给厂长当秘书。

罗宝成那时就很会玩了，玩得很活，人又长得英俊潇洒，穿上一身名牌西服后，特有型，特派。在家里洗了澡，也要把头发包着去发廊里洗。车也会开了，常常把一辆豪华轿车开到唐小川

住的楼下，举起手臂，抬起头，突然叫喊一叫，喊的是唐小川的名字。在他的声音消失之前，能明显地感觉到两条笔直的腿支撑着躯干，同双肩相交成直角形。这个形象的完成，是由于他向上发出的声音。

如果唐小川假装没有听见，他就会爬上楼来，敲门，一直不停地敲，直到那扇门打开为止。

“你也别太用功了，古往今来，多少人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啊。”

他总是这样对唐小川说，语重心长地。这话也确实能击中要害，唐小川当然不想死得那么早，每次身上有一个地方隐隐作痛，他就会想起罗宝成的话，想，自己是不是快要完了。

“去就去吧。”他合上书。准备起身时又着郑重其事地发表了一个声明，“那种太下流的地方我是不去的。”

“我是那种人吗？”罗宝成说，“我们去 Piano Bar!”

汽车开到了云梦路，唐小川看见霓虹灯闪烁出的四个大字，在夜色中变幻着不同的颜色。

“蓝色狂想？”

“怎么样，这名字还是我取的呢。”罗宝成挺自豪的。

同 KTV 包房和那些散发出阵阵淫荡气息的发廊相比，这间钢琴酒吧的确算得高尚而有情调的地方。走进时，连跳舞的旋转灯也没有打开，只开着一盏盏柔和的壁灯，厅不算太大，但充满宁静而神秘的气氛。

“怎么样，很有情调吧？”罗宝成得意洋洋地看了他一眼，又拣了一张靠窗的桌子。桌子铺着银白色的闪光针织物，法兰绒的软垫椅坐上去也很舒服。一位小姐走过来，问他们要用点儿什么。罗宝成像一个有钱人那样用两个指头夹起烫金的帖子，又用目光去征询唐小川的意见：“喝咖啡吧，牛奶咖啡？”

唐小川点了点头。

罗宝成又要了两份甜面包，小姐走后，他很内行地告诉唐小川，是地道的美国堪萨斯州风味。

“是吗？”他不置可否地吭了一声。

罗宝成又把脑袋探过来一点儿，低声说：

“这里的小姐也很有情调呢，你看……”

其实唐小川一进门就看见一位高中生模样的女孩子，她坐在离钢琴最近的那张桌旁，独自一人，看上去挺秀气的，尤其迷人的是那一头披肩发。她低着头，膝头上是一本摊开的书。也许只是做做样子吧，他想。

咖啡端上来了。罗宝成看见唐小川还在打量那个看书的女孩子，用匙子在杯口上敲了敲。“心有点花了吧？”

唐小川脸一红，连忙低下头，用匙子把咖啡搅拌了几下。奶油在咖啡上薄薄地浮起一层，他轻轻地吹拂着。他没看见罗宝成是什么时候离座面去的，只过了一会儿，又回来了，还带来了两位小姐，都穿着黑皮短裙。其中的一位，还故意把一只脚伸到唐小川跟前，腿微微地抖动着，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。

罗宝成对她说：“把这位先生陪好，听见了没有？”

唐小川倏地看了罗宝成一眼。怎么回事呢？这家伙连他的意见也不征求一下，就这样把一个小姐塞过来了。他很生气。但罗宝成却根本不在乎他是什么心态，就眉开眼笑地搂着另一位小姐走进了一道装饰得很漂亮的圆形拱门。唐小川也终于知道了，在这个高尚而有情调的地方，还隐藏着无数秘密的小房间。他坐不住了，想走。那位小姐，罗宝成赏给他的那位小姐，突然变得主动起来，把一只手伸进他的手心里，她显然是想让他握住她。他没好气地把她的手拂开了。她又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，咬着他的耳朵说了一句：“小费，那位先生已经付过了。”

她还是以为唐小川是舍不得花钱呢。

唐小川明白她的意思，这不是侮辱他的人格吗？血在脑子里一阵沸腾，他的脸一下子就红了。不是害臊，是气的。他伸直一只仿佛有点怕冷的手指头，随便一指，又低低地吼了一声：“滚！”

小姐很有修养地站起身来，挎起她的小坤包，走了几步，又回过头来朝他笑了一下，很邪。

唐小川把咖啡端起来，小心地啜饮了一口。小姐一走，他的心情变得轻松了，又去看那个低着头看书的文孩。他当然知道她也是一个坐台小姐，但心里更愿意把她当作一个文孩。他喜欢她文静而又带一点儿梦幻色彩的神情，这神情是无法假装的。女孩和他相向而坐，他和她之间隔着七八张桌子，但他还是能越过一大片男男女女的肩膀看见她。女孩似乎也有点儿觉察了，却没有主动来找他。换了别的小姐，一个眼神就把她们勾来了，但她始终没有走过来，在两个目光相遇的那一刻，女孩总是羞涩地一笑，笑时嘴角悄然向上抿着，脸上浮现出两只微微有些不安的小酒窝。这笑容让唐小川觉得有点儿伤感，又觉得她身上蕴藏着一种深深的让他怜惜的东西。装出来的吗？装到这种深度也就和真的差不多了。终子，他走过去了，仿佛是为了证实什么。她抬起头来看着他，隐含着一点儿默不作声的探询。

眼睛不大，但十分清澈，还没有男人在其间逗留徘徊的身影。也只有这样，她才会这样目不转睛地看着你。这种正视，坦然之中又含着一种孩子般的好奇，或许还有一点点野性。脸色的红晕，是从生命深处焕发出来的，是血的光泽，而不是为了遮蔽秋日凋败的风光画出来的那种色彩。那被柔和的灯光照亮了的额头，略微有些热度，当你的指尖轻轻在上面触摸时，或者把你的双唇贴上去时，你才会发现这是一个使你感到温暖但却不会燃烧

的温度。

这个形象，是唐小川日后反反复复地回忆的一个形象。他显然借助了一个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的想象力最终才变得如此鲜明。这种貌似回忆实际上是重构的一个形象离真正的叶伶芳究竟有多远，暂且不说，连唐小川自己也深感惊奇的是，在连续不断地回忆中很少出现过乳房、臀部这些女人身上最动人的最有优越感的东西，由此可以推测他最初走近叶伶芳心理的纯净，几乎没有色情的因素。深深地吸引他的，好像是另外一种东西。

他记得自己是想请她跳一支舞的，钢琴手正在弹奏格什温神彩飞扬的《蓝色狂想曲》，舞灯也在旋转，一对对男女在灯光里扭来扭去，罗宝成和那位小姐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，两个人似乎余兴未尽，又搂成一团下了舞池，一边跳还一边接吻。看见他们这个样子，唐小川突然没有了跳舞的兴趣。或许是自己太敏感，也可能是罗宝成说他的，太放不开了。

“你看他们像是在跳舞吗？”唐小川问。

“可是，现在又有几个人是真的想跳舞呢？”

她笑了笑，又坐下来了。唐小川没有请她跳舞，她显然有点儿失望。在翻开那本书之前，朝手心里哈了几口热气，她的手似乎冻僵了。那也是冬天。江南的冬天总是显得十分阴冷。窗外的风声中，夹杂着冰凌清脆的破裂声。她的左手边有一幅细纱窗帘，湖蓝色的，湖水一样的波动。这对唐小川的视觉有一点儿影响，觉得她在微微摇晃。正是这样的一种姿态，让他深深地感动了，他抱住了她，先抱住她的半个肩头，然后把她整个地抱在怀里。这不是因为对肉体的欲望，而是因为寒冷，一个美丽而冰冷的身体，是应该这样被温暖地搂着的。但是，费了好大的气力才把她抱起，没想到她会这样重。

“你好重啊。”他喘着粗气说。

她没好气地笑了一下，又低声命令他：“快松手，你再也不松开，我就不理你了。”

慢慢地，他把手松开了。松开了之后，才发现她的身体非常温暖，而感到寒冷的却是自己。

“好像快要下雪了。”他掀开窗帘的一条缝，朝外面看着。

三

叶伶芳有点儿匆忙，低着头往家中走去。她觉得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自己的背影，这使她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。

脚底有点打滑。被风吹了整整一天的街道，像是冻得发白了，又似乎结了一层薄冰。两边的树木，被吹尽了叶子之后显得更加稀疏，一眼望过去，闪闪烁烁的一片银白色的光芒，可能是冰溜子。在降雪之前，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冰冻天气。

走进厂区。曾经是多么壮阔多么富有生气的一个大厂，现在也仿佛冻僵了一般地趴在渐渐浓厚的夜色里。看不出它是怎么垮掉的，厂房还在，高大的烟囱继续挺立，惟有那日夜响彻不停的机器声消失了，同时消失的还有那换班之际准时拉响的汽笛。垮掉的其实是一种声音，和与这声音相伴的某种生活节奏。从厂部办公大楼前经过时，叶伶芳的脚步放慢了，朝三楼靠西侧的一间房子看了一眼。有一扇窗户竟然没有关，也没有透出来的亮光。显然，那是一扇忘了关上的窗户。在这个不可思议的瘫痪世界中，只有它还在风中摇晃。啪嗒，啪嗒，它打在墙上，一次次地打在墙上。叶伶芳马手伸进口袋里，在里而摸索了一阵，摸出来时还是一只空手。钥匙在宣布她失业的那一天就交掉了。失业，这两个被遮遮掩掩了多少年的字眼，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说出来了。她有幸成为建国以后的第一批失业工人，心里反而比那些下